

釣磯立談
玉音問答

南唐釣磯聞客著
宋胡銓著

進步書
局校印

釣磯立談
玉音問答

釣磯立談提要

南唐史虛白之子撰一卷名不可考南唐事蹟具見於斯附以論斷亦多中肯中有徐鉉一條紀曉嵐謂雜史中不失是非閱之良是序兩稱先校書則撰是書者為虛白之子無疑宋史藝文志題曰史虛白撰殊失考也陶宗儀說郛亦有釣磯立談為南宋費樞所著名同實異又當別論矣

釣磯立談序

叟山東一無聞人也清泰年中隨先校書避地江表始營釣磯於江渚先校書意薄簪組心許泉石每乘雙犢版輅車車後挂酒壺山童三五人例各總角負瓢并席具以自隨遇景物勝槩則取酒徑醉或為歌詩自號釣磯閒客割江之後先校書不祿叟嗣守弊廬頗窺先志不復以進取為念會王師弔伐李氏挈宗以朝湖海表裏俱為王人大同之慶有識之所共咸以為百生不可逢之盛際叟獨何者而私自怫鬱如有懷舊之思追惟江表自建國以來烈祖元宗其所以撫奄斯人蓋有不可忘者時移事往將就蕪沒叟身非朝行口不食祿固無預於史事顧耳目之所及非網罟之至議則波濤之寢語也隨意所商聊復疏之於紙僅得百二十許條總而題之曰釣磯立談使小子溫成誦於口粗以存其梗概云吁文慙子山之麗興哀則有之才愧士衡之多辨亡亦幾矣

釣磯立談

南唐 釣磯閒客著

自楊氏奄有江淮其牧守多武夫悍人類以威驚相高平居齊几之間往往以斬伐為事至有位居侯伯而目不識點畫手不能捉筆者及烈祖以軍功牧昇州初以文藝自好招徠儒俊共論治體總督廉吏勤恤民隱由是遠邇宅心以為己歸義祖聞之自京口往視其所為見其城隍浚塹樓堞完固府署中外肅肅咸有條理遂自徙治而居之更以京口付烈祖時金陵之民顧懷其惠莫不心折氣沮但逼迫義祖之威而無敢建白者初烈祖雅不欲朱方之行勾為宣城而義祖不之許尚遲迴若有所待客有宋齊邱者私勸烈祖曰昔項羽叛約王沛公以漢中之地時皆以為失職左遷唯蕭何贊之以為語有天漢其稱甚美今明使君中有大志而忽得京口其名殆不可失也且西朝拱已知訓童昏老臣宿將不甘詬辱度其勢亂在旦暮蒜山之津曾不一昔而可以定事更捨此利而求入宣城山中卒卒度歲月其亡聊奈何烈祖驚起執其手曰善哉子蒿非吾子吾無所聞之中夕促駕而之官其在京口政猶金陵也居無何朱瑾殺知訓廣陵大亂烈祖以兵宵濟朝不易位而中外晏如遂代

知訓執政柄。霸圖兆於此矣。

叟曰。禍福之來。雖各象德。而事有機會。皆相憑藉。是以風旋而上升。水激則彌悍。有情之所忘。每為無情之所轉。太空之中。夫疇覺之哉。嚮若義祖本無歆羨金陵之心。則烈祖不得徙鎮矣。又烈祖以梅冶自乞。或如其欲。則亦無因而至京口矣。京口之不至。則廣陵之亂孰恃。而弭廣陵之功。不在烈祖。則霸圖亦無自而託業矣。吁。夫豈人謀之所及也耶。非人謀之所及。然後有以知天命之至。不可以幸而冀也。昔者伊摯以媵女而相成湯。百里奚鬻羊而見知於秦。竇姬行號而母漢室。袁婦伏膝而媿曹宗。是故非意之意。嘗為事之基胎。一日之獲落。君子不以為病焉。知卒業之有所在故也。

趙王李德誠有客能言天文。以之占測時事。十有七八。一旦謂德誠曰。昨夕元象大異。揚州當流血無限。朝貴陷首穴胸。後考其日。乃朱瑾殺知訓之夕也。又烈祖執政柄時。義祖忌之。將啟以知詢為代。中外岌岌。人無固志。宋齊邱夜召知術者劉通微同宿。而徵其事。坐久聞鼓聲。通微投袂而起曰。子蒿事必中變。政事僕射。安若太山。不足多慮也。彼懷惡志者。自當受禍。金鼓之聲。漸漸然。殆有大喪與。夕未曙。提步至。

白義祖死矣

叟曰吉凶之萌未見兆朕而上動躍次旁關聲象彼知術者乃能言之於事先若合契券曾無毫釐之差然則阪之不可以為陵陵之不可以為隄高下隆殺固已有經分而懸定于冥默間者矣世之昧者方且逞智計勞思慮虛憍夸毗以意其所不可必顛狂妄行而卒與禍會吁可勝恨也耶

以上曹氏林亭刻本佚

吳王稱號淮海時廣陵殷盛士庶駢闐忽一旦

曹刻有

黃冠道人狀如病狂手持一

竿竿首

曹刻無竿二字有上

額挂一木刻為鯉魚形自云鍾離人也行歌於市曰盟津鯉魚肉

為角濠梁鯉魚金刻鱗盟津鯉魚死欲盡濠梁鯉魚始驚

曹刻誤作如

又云橫排三十

六條鱗箇箇圓如紫磨真

曹刻為

甚竿頭挑著走世間難遇識魚人大率

曹刻其他如此

意者凡數十篇時人莫能曉歲餘忽不知所之其後武義年中江南謠言又有東海

鯉魚飛上天之語及烈祖受命復姓李氏立唐社稷其言方驗

叟曰鯉之

曹刻鯉誤作魚無之字

與李聲相通也魚而肉角則龍矣雖以金刻鱗猶為魚也

江南雖為強國而以偏霸終焉

曹刻止此以下云云

無魚之象也頃嘗讀西天竺書說因因

相襲皆如旦之有夕相隨不捨其言將信然大抵帝王稱制其德澤方廣滋被滲

漉流以及遠。根葉粵布。雖五運互迭。不無興衰。要其種姓。當有肖似者。是以二帝三王。共祖軒轅。卯金之祚。絕而復續。江南諸蕭。雖享國之日淺。然無大罪戾。向契丹使至江南。迺去有蕭氏者。與耶律氏相為始終。由是觀之。濠梁胄出盟津。厥有旨哉。

烈祖初得政。盡反知訓之所為。接御士大夫。曲加禮敬。躬履素樸。去浮靡。而又寬刑。勤理孜孜不倦。是時方鎮窺伺。曾刻事資彈壓。烈祖視聽不妄。指撝中節。平居曾刻

下有自號曰政事僕射。高位重爵。推與宿舊。故得上下順從。人無異意。齊臺之建。權

宋齊邱徐玠。徐玠脫為左右丞相。於其所居第旁。創為延賓亭。以待四方之士。遣人

司守闕徵物色。北來衣冠。凡形狀奇偉者。必使引見。語有可曾刻采。曾刻米下。隨即

陞用。聽政稍暇。則又延見士類。談宴賦詩。必盡歡而罷。了無上下賤貴。曾刻作貧之

隔。以此二十年間。委曲庶務。無不通周。曾刻知興利去害。人望日隆。沈彬先事獻山水

畫障詩云。須知手筆安排定。不怕山河整頓難。及將受禪。頭陀范志嵩賦月詩云。徐

徐東海出漸漸到亨衢。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槩以是言之。人之與能也。有自來

矣。是以吳社遷換。而國中夷然。無易姓之戚。蓋盛德之所移故也。

叟曰峻極之山神明憑依翳薈之邱雲氣出焉凡水之有旋桓

曹刻誤折

字

波者必生脩鱗帝王之量其亦有以異

毛本作兼今從曹刻人者矣嘗試觀孝

曹刻衍高宗字

皇帝其總收權綱維御羣雋

曹刻云延

當國匪解敦守純樸雖漢之高光不是過

也徒以其崎嶇偏左

曹刻之國地勢不便

加以天之付畀自有限量只是遠圖之

所就僅足以稱霸而已惜夫

武義中有童謠云江北楊花作雪飛

曹刻云飛作雪

江南李樹玉團枝李花結子可憐在不

似楊花沒了期及烈祖受禪其日白雀翔於庭郡國以

曹刻脫以字

符瑞言者不

曹刻脫不字

可以數計其尤

曹刻最

著者江西楊花為李臨

曹刻誤帥

川李樹生連理於是始乃

曹刻下還

宗之議初立唐宗廟定郊堂之位國丘誌祀之夕迺孟夏上旬月至三鼓當沒而升

壇之際皎然如晝柴燎畢乃沒太史奏言月延三刻遠近歎以為異事

叟嘗見長老相與言頗有疑以為未必然者其意蓋以謂南唐在六合間才數州

之境詎得天應以祥眚

曹刻慎祥

如是之審也叟辯之曰人之精誠上下感假旦晝之

所接精禋之所交亦何所不有昔衛先生畫長平之策而太白襲

曹刻誤覺月燕丹謀

秦而白虹貫日魯陽揮戈而義輪輟御宋景有

曹刻景字下有公字無有字

一言之善而法星

退舍。以至柳起上林。石立太山。赤伏登漢。金雌讖晉。或曲為一姓。或專錄一人。亦

有庶女含冤。而赤地千里。隕霜殺菽。匹夫致孝。而魚躍冰開。冬竹生萌。近世馬仁

曹刻裕之生也。紫氣充庭。盧文進出軍失律。而黑蜥擁膝。及其歿也。亦氣曹刻

宵騰。有星落如杯。姚曹刻景畫寢。而丹蛇游於顧準之間。王與夢有流星之警。曹刻

脫有流而幾薨於飛石。凡此數子。曹刻無者。位不過節將。曹刻然猶肝鑒胎

彰。又況胙土開國。五十年中。江表無事。曹刻為入神主。以曹刻對越

上下者耶。曹刻此說者乃以隋志日行上道。遂疑往事無準。固不可以執一而

廢百也。

烈祖每言百姓皆父母所生。安用爭城廣地。使之曹刻肝腦異處。膏塗草野。是以執

吳朝之政。僅將一紀。才一拒越師。所謂不得已而用之。及受禪年。兩江土寓。曹刻比

曹刻諸侯最廣。兵力雄曹刻威氣可以吞噬。謀臣桀將。方有建立功名之意。一日內

曹刻中。坐有詔曰。知足不辱。道祖之至戒。革廓則裂。前哲之元龜。予嘉曹刻無

與一二卿士大夫共服斯箴。討伐之議。願勿復關白也。其後錢塘大火。宮室器械。為

之一空。曹刻宋齊邱乘間進言曰。夫越與我唇齒之國也。我有大施。而越人背之。虔

劉我邊陲污濁我原泉股不附髀終非我用今天實棄之我師晨出而暮踐其庭願勿失機為後世憂烈祖愀然久之曰疆域雖分生齒理一人各為主其心未離橫生屠戮朕所弗忍且救災睦鄰治古之道朕誓以後世子孫付之於天不願以力營也曹刻大司徒其勿復以為言於是特命行人厚曹刻脫遺之金粟繒綺蓋車曹刻下有馬相望於道焉暮年先理治命引元宗而告之曰德昌宮凡積兵器繒帛曹刻帛字七百餘萬吾棄代後汝善和鄰好以安宗祏曹刻祏為意不宜襲隋煬帝之迹恃食阻兵以自取亡覆也于時中外寢兵耕織歲滋文物彬煥漸有中朝之風采元宗之初尚守先訓改元保大蓋有止戈之旨三四年間皆以為守文之良主會元老去位新進後生用事爭以事業自許以謂盜定天下可以指日而就上意熒惑移於多口由是構怨連禍感國之勢遂如削肌曹刻其後宋齊邱復起於遷謫之中謀為自固更相唱和兵結而不得解矣未及十年國用耗半有杜昌鄰者經事永陵還自外鎮復領計司撫按大慟曰國事去矣夫鴻鵠養護六翮將致千里今拔取之以傳斤鷃寧不使人恨恨也

叟嘗笑諸葛孔明號稱王佐才然不知地小人單窮兵不休兩川之人坐是不聊

生忠則忠矣。安所事智。今江南壤

曹刻壤下
衍地字

毛瘠薄。土泉不深。曹刻其人輕佼剽

悍。不能耐久。非中國之敵也。

曹刻云中國
非所敵也

自有曹刻宇宙以來。未有偏據而可以

成大功者。稽考永陵之心。夫豈不欲以并包席卷為事耶。

曹刻顧其所處。勢有未

便故也。有如孫陳之季。皆區區不度。以至魚爛。由是言之。江表五十年間。父不哭

子。兄不喪弟。四封之內。安恬舒嬉。雖流離僑寓之人。亦獲業堵。

曹刻亦獲弗天弗
其安堵也

橫。以得及真人之期。吁。烈祖為有大造於斯土也明矣。

周世宗伐淮之歲。建陽孟貫於駕前獻所業。其首篇貽棲隱峒章先生。有不伐有巢

樹。多移無主花之句。世宗宣見。問貫曰。朕伐罪弔民。何有巢無主之有。然獻朕則可。

他人應不汝容矣。

叟以謂孟貫小生。不知所以邀說萬乘之道。而世宗皇帝亦不得不為失辭。古訓

有之。師以直為壯。曲為老。又魏絳之辭曰。師眾以順。為武王者之師。有不出則已

矣。其舉事也。沛如時雨之將至。百嘉仰之以生焉。夫人胥仰之以生。則孰肯為敵

而輸死。江南初未有失德也。徒以連叛臣而致討。且疆場之故。一彼一此。亦胡可

勝言。乃如周之本謀。但規取淮壤。而借此以為之辭。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聲

之所馳無翼而能飛方將幸人之不之

曹刻無之字

知弗可得也項見故老猶能言淮

上事周師之出也畝無棲糧廩無留藏卷地以往視人

曹刻誤

如土芥墳墓圯毀老

幼係縲墟落之地皆腐骨填里鼓絕響

曹刻誤

殆無炊煙於是自邦潰以北皆羣聚

而成團糊紙以為甲壞鋤耨以為器因廢壘以為固官軍與之對則往往折北是以

劉仁贍以死守壽春人相啖食而城卒不肯下孫忌睚眦於樓車之上不顧身首

異處違詔而致其區區之忠為人臣有如此二人者可以與古烈士比

曹刻誤

不標異以獎薄俗而俱從顯戮文武之師固如是乎當此之時人心踴躍然南首以冀

會李氏

曹刻誤

君臣失謀橫生嫌間其兵出不返望旗而先潰然且鑾輿再駕而僅

足以成割江之計所謂楚則過矣齊未為得也顧豈如甲戌之師

曹刻不血而

一國歸命焉詩云匪疚匪棘王國來極正斯之謂與

宋子嵩以布衣干烈祖言聽計售遂開五十三州之業宗祀嚴配不改唐舊可為南

國之宗臣矣及世事移改新用事者爪距銛銳方曹起而朋擠之當其弔影於九峰

之底所謂幾瀕於死地一旦復得政柄內顧根柢失據危而易搖因隳其初心而更

思所以自完計首開拓境之詭規以矜企動上心於是南生楚隙西結越釁晚舉全

國之力而頓兵於甌閩堅壁之下。飛輓芻粟徵發徭戍四境。曹刻之內。為之騷然。鍾

山李公建勲為賦詩。

曹刻脫有字。

粟多未必為全策。師老須防有伏兵之句。蓋切中於

當時之病。李宗生是不競。而子嵩之名亦因以隕。悲夫。

叟嘗謂顏垣夷整。何有於污墁。毀冕裂弁。孰施於面目。正子嵩之謂矣。且古之欲

固其位者。亦何所不為。

曹刻脫為字。

女寵婦謁。所以蕩其情也。

曹刻脫為字。

田獵觀

曹刻

燕游。所以耗其志也。為落落不合。所以開其矜夸也。為戰鬪危事。所以胥其恇

怯也。人君倘不自覺。知未有不墮其計中者。竊嘗譬之一國之有君。猶心之宅

百體也。苟一體之不密。則膚腠受邪。而病氣干其正矣。病氣干其正。百以漸靡。而

曾不知懼。猶且表表自喜。以為完人。其可復觀。

曹刻脫觀二字。

復也耶。有如子嵩者。其

生平志業。蓋以孔明茂宏為不足法。至其晚節末路。乃乘人主膚腠

曹刻脫腠字。

而危為一竅之邪。鄙哉斯人也。

曹刻脫一句。

古語不云乎。棟折榱崩。僞將壓

焉。抑謂是也夫。

遷南院之始為將也。愛惜騎士卒。分甘絕苦。其所過之地。秋毫不犯。出入城邑。整

齊而有容。時人從而目之曰。邊菩薩。望其旒纛之所指。舉欣欣

曹刻脫一欣字。

然相告曰。是

庶幾其掩理我也。及乎敗者，則威不克愛，綱紀紊亂，玩侮饕餮。

曹劌缺養字。

禁約不勝，時人又

從而目之曰邊和尚。望其旄纛之所指，舉疾視而相告曰：是憤憤

曹劌缺憤二字。

者，無寧其浼我也。

又曰：夫愛憎之實，既貿於區中，則毀譽之形，必遷於外次。譬之龜鳥，灼其中者，文

誤曹劌

刻又見於兆矣。古語云：愛其人者，愛其屋上烏；憎其人者，憎其儲胥。夫烏之所集，

其屋必潤；儲胥者，主人儲意，誤曹劌以待客之地。其敬我者，更將致憎；故君子之所

以自立，不可不戒。

唐祚中興，大臣議廣土宇，往往皆以為當自潭越始。烈祖不以為是。一旦召宋齊邱

馮延巳等數人俱入。元宗侍側，上曰：天下之勢，低昂如權衡，要當以河山為腹背。腹

背真，然後手足有所運。朕藉揚

誤曹劌

徐遺業

誤曹劌

撫，有東夏地勢未便，猶如繪事，寔

於邊幅。雖有手筆，無所縱放。毛遂云：雖

誤曹劌

未得處囊中故也。如得處囊中，則必穎

脫而出矣。

毛本云

而此參

我之所志，大有以似此。每思高祖太宗之基緒，若墜冰

誤曹劌

瘖人不忘起，盲人不忘視，以方我心，未足以訓其勤。然所以不能躬執干戈，為士卒

先者，非有所顧愴也。未得處囊中故也。馮延巳越次而對曰：河山居中，以制四極，誠

如聖旨。然臣愚以謂羽毛不備，不可以遠舉；旌麾黯闇，不可以號召；興賦不充，不可

以興事。陛下撫封境之內。共已靜默。所以自守者足矣。如將有所志。必從跬步始。今

王潮餘孽。負固閩徼。井蛙跳梁。人不堪命。錢塘君臣。辱罵不能得。曹刻自立。而又刮曹

地重斂。下戶斃路。荆楚之君。國小而夸。以法論之。皆將肇曹。故其壤接地連。風馬

相及。臣愚以為興王之功。當先事於三國。上曰。不然。土德中否。日失其序。倘天人之

望。或未之改。朕尚庶幾從一二股肱之後。如得一拜陵寢。死必目瞑。然嘗觀劉德興

乘累捷之威。羣胡斂衽之際。不得據有中原。乃留弱子而狼狽東歸。朕甚陋之。及聞

李密勸元。感鼓行入關。意壯其言。至密自王。亦不能決意以西也。近徐。曹刻。敬業

起江淮之眾。鋒銳不可當。不能因人之心。直趨河雒。而返游兵南渡。自營割據。識者

知其不能成事矣。此皆已驗之事也。朕每傷之。錢氏父子。動以奉事中國為辭。卒然

犯之。其名不祥。閩土險瘠。若連之以兵。必半歲乃能下。恐所得不能。曹刻。脫下。恐所

當所失也。況其俗怙強喜亂。既平之後。彌煩經防。唯諸馬在湖湘間。恣為不法。兵若

南指。曹刻。脫下。恐所。易如拾芥。孟子謂齊人取燕。恐動四鄰之兵。徒得尺寸地。而享天下之

惡名。我不願也。孰若悉興稅之。八君臣共為節儉。惟是不腆之圭幣。以奉四鄰之歡。

結之以盟誼。曹刻。作盟誼。今從毛本。要之以神明。四封之外。俾人自為守。是我之存三國

迺外以為蔽障者也。疆場之虞，不警於外。

曹刻脫外字

廷則寬刑平政，得以施之於統內。

男不失秉耒，女無廢機織。如此數年，國必殷足。兵旅訓練，積日而不試，則其氣必倍。有如天啟其意，而中原忽有變故，朕將投袂而起，為天下倡。倘得遂北平潛竊，寧又舊都。然後拱揖以招諸國，意雖折簡可致也。亦何以兵為哉？於是孫忌及宋齊邱同辭以對曰：「聖志遠大，誠非愚臣等所及也。」

曹刻以下別為一條

上嘗服金石藥，疽劇將崩，呼元宗

登御榻，嚙其指至血出，戒之曰：「他日北方當有事，勿忘吾言。」保大中，查文徽、馮延魯

陳覺等爭為討閩之役。馮延巳因侍宴為嬖言曰：「先帝齟齬無大暑，每曰戰。」

曹刻兵誤

自喜。邊蠻偶殺一二百人，則必齎咨動色。竟日不怡。此殆田舍翁所為，不足以集大

事也。今陛下暴師數萬，流血于野，而俳優燕樂，不輟於前。真天下英雄主也。元宗頗

領其語。其後閩土判渙，竟成遷延之兵。湖湘既定而後變，地不加闢，財乏而不振。會

耶律南入，中國大亂，邊地連表請歸命。而南唐君臣束手無能，延納者韓熙載上疏

請乘釁北略，而兵力頓匱，茫洋不可為計。刮瘍裹創，曾未得稍完。而周祖受命，世宗

南征全淮之地，再戰而失。元宗始自歎恨，厭厭以至於棄代。時有隱君子作為割江

賦以譏諷其事。又有隱士詩云：「風雨揭却屋，渾家醉不知。將還幸南都。」

曹刻誤而伶作都南

人李家明亦獻詩云。龍舟悠漾錦驅風。雅稱宸遊望遠空。偏恨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入壽杯中。故知傾國之漸。良由廢烈祖之聖訓而致然也。按所云隱士。即史父虛白也。

叟曰。國之將亡。反本塞源。元宗自在藩邸。仁孝播聞。及忱於賊臣之諛言。至詆誣

先烈以自聖。

曾刻脫自聖二字

嚙指顧命。忽如風之過耳。天不祚唐。可為傷心。吁。儉人小

夫。不足以共謀國也。如此叟每寘念于中。則不覺為之墮睫。

烈祖使馮延巳為齊王賓佐。孫晟面數延巳曰。君常輕我。我知之矣。文章不如君也。技

藝不如君也。談諧不如君也。然上置君於

曾刻脫於字

親賢門下。期以道義相輔。不可以

誤國朝大計也。延巳失色。不對而起。

叟曰。昔賈誼為漢建治安之策。其言反覆。每以太子為根本。及太宗皇帝朝。劉洎

亦推明其說。蓋傳付

曾刻付託

之重。當慎厥初。伏觀元宗天資粹美。聞見卓遠。倘使重

厚識體之臣。左右前後。助成聖德。則必能拱手垂衣。克承負荷。叟聞長老說馮延

巳之為人。亦有可喜處。其學問博淵。文章穎發。辨說縱橫。如傾懸河。暴而聽之。不

覺膝席之屢前。使人忘寢與食。但所養不厚。急於功名。持頤

曾刻誤作持龍

豎頰。先意希

旨。有如脂膩。其人人肌理也。習久而不自覺。卒使烈祖之業。委靡而不立。夫然後